

醇王妃自盡記

版月三年六十三國民華中
— 記 盡 自 妃 王 醇 —
冊 一 畫 今

定

行發局書華國海
坊愛普路中東山

醇王妃自盡記目錄

-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緒論 |
| 第二章 | 福晉之身世 |
| 第三章 | 小王醇聯姻之原因 |
| 第四章 | 溥儀入宮 |
| 第五章 | 東安市場之豔跡 |
| 第六章 | 上海之野鴛鴦 |
| 第七章 | 隆裕之怒斥福晉 |
| 第八章 | 小醇王之懼內 |

醇王妃自盡記 目錄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九章 | 瑜妃與福晉之齟齬 |
| 第十章 | 小皇帝之婚姻問題 |
| 第十一章 | 小皇帝之出洋問題 |
| 第十二章 | 膳房太監之自刎 |
| 第十三章 | 寧壽宮前又一血案 |
| 第十四章 | 玉牒館案 |
| 第十五章 | 御用之哈叭狗 |
| 第十六章 | 魏闢盜案 |
-

第十七章 予謚權之轆轤

第二十二章 徐東海之震悼

第十八章 范壽臣之獄

第二十三章 經單照錄

第十九章 永和宮之皇室會議

第二十四章 大出喪之一席話

第二十章 風流貴人之自盡

第二十五章 外報之紀載

第二十一章 小皇帝之哭臨

第二十六章 結論

醇王妃自盡記

毘陵李定夷著

第一章 緒論

北平者，我共和政府昔日之首都也。共和成立，忽忽已二十年矣。吾人生聚於都市之中，昕夕之所聞見，覺與共和政體，有截然不能相容者。朱垣四圍之內，儼然成一特別區域。皇帝也，妃嬪也，闈寺也，宮娥也，制度也，正朔也，儀注也，一一承遜清之舊。專制餘毒，污我神京，豈惟國民之所咄咄稱怪，抑亦外交上之觀瞻所繫也。

朝珠補褂，紅項花翎，而後垂豚尾者，此爲何如人乎？北平固習見之者，問其官，則曰某大臣也。問其職，則曰入宮當差也。所謂大臣也，宮禁也，曾民

國之所應有乎：國家歲出四百萬之巨款，蓄養此輩怪物，而造成全球無二之怪現象。異哉異哉！

共和國，一律平等，無特殊之階級。雖貴爲總統，退職之後，亦與庶民同等。獨至首都之中，則王公世爵，到處皆是，且襲封之典，時見於共和政府之命令，隱然有世襲罔替之保障。在受之者，固視爲當然，而施之者，并亦不知其破壞國家之體制。異哉異哉！

惟其有此怪物，於是奇奇怪怪之事，乃層出而不窮。在一般國民視之，以爲小朝廷苟延殘喘，正如燕雀處堂，僅奉承宗廟而已，當不至擾擾攘攘，斤斤於雞蟲之間。乃按之事實，則與吾人之理想，大相懸殊。彼孺臭之廢帝，肉食之親貴，何曾自知爲亡國之遺孽，驕奢淫佚，依然如故，而意氣之

爭，權利之私，尤無年無日，不在喧擾之中。於是五光十色之怪現狀，乃日接於吾人之目，觸於吾人之耳。某外人初遊我國，至京師，詫語其隨從曰：「中國果民主國耶！抑仍大清帝國乎？」吾人聆此言詞，足知外人之心目中，殆有一種之奇異觀念。嗚呼！此非共和之大玷耶。

此次醇王妃之喪，前因後果，尤多怪誕奇妄之談。作者旅居京華，歷有年所，對於清宮消息，向知之甚稔。若此次之喪事，則大半爲作者目覩與耳食。所謂足爲共和之玷者，此真是已。雖報紙喧傳，常見鱗爪，顧或則闕焉不詳，或則似是而非，求其有統系而又真鑿之記載，渺無覩也。於是作者乃就所知之事，更探刺諱莫如深之隱秘，著之爲編。心乎褒貶，意在勸懲，是豈僅茶餘酒後之消遣品哉。

第二章 福晉之身世

前清同光之交，大學士榮祿，極得孝欽后歡，自肅順伏誅後，孝欽益嬖榮祿。榮祿無子，只誕一女，女卽福晉也。福晉自幼卽驕縱異常，有兄一名良揆，係同族過繼於榮祿者。戊戌之役，榮祿與袁世凱謀，以計陷新黨，卒致清德宗有瀛臺之囚。萬乘之主，僅保殘喘，顧榮祿旣因此結怨於帝，而心常惴惴危懼。雖得孝欽之覆庇，而太后之年齡，倍蓰於帝。使一旦先帝而故，則榮祿之身家，將有不測之禍，乃與其左右謀。左右皆曰：「盍與李總管共議之，彼必有解怨釋結之方。」所謂李總管者，卽權閹李蓮英。其時宮內有李佛爺之稱。孝欽而外，無第二人足與頡頏，故榮祿左右，以是爲請，以爲能得李總管之設法，則事無不洽。榮以爲韙，一日，晤李蓮英於大

內。蓮英笑曰：「聞中堂近日有心事，信乎？」榮不意蓮英遽揭其隱，知左右必有洩漏者，唯唯諾諾而已。間日，設盛筵以款李，屏退左右，直陳此事。李作難色曰：「老佛爺餘怒未解，此時實難進言，容後再商之。」蓋榮祿之意，願以其女爲帝妃，藉釋嫌怨。其理由則以光緒苟有所出，應兼同治帝之祧。當帝入承大統之初，卽有異日俟嗣皇帝生有皇儲，卽兼大行皇帝（指穆宗）之祧之詔。乃帝年近三旬，尙無所出，故納妃之言，實在情理之中。惟是時廢立之說正盛，李蓮英之答語，亦屬真情。榮祿見蓮英之意如此，遂不再請，乃靜俟將來之解決焉。

榮祿以愛女之故，嘗以此事徵女之同意。女表示不願問以故，則謂得天子之妃，固極貴幸，但宮廷拘束太甚，殊所難堪。何況皇上多病，又不能得

老佛爺歡心。卽貴爲皇妃，亦復何樂，榮祿見女竟如此，自不忍相強。又詢女以擇壻意。女謂以吾家之貴幸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王公大臣，誰不仰望顏色。爸爸僅一女耳，尙慮將來不能得所乎？榮則謂正以門楣高軒，故不能不善爲之所。天下第一貴人，惟皇上耳？故吾欲以汝匹之。女曰：「皇后爲太后之姪女，瑾妃、珍妃，尙不能善處其間，其他可知。」榮急止之曰：「宮廷大事，女兒家何可信口雌黃，毋妄言，言族矣。」

第三章 小醇王聯姻之由來

亡何，庚子難作，八國聯軍，攻入京都。孝欽挈光緒帝西狩，由京入晉，蒙塵於西安，而拳亂之內幕，榮祿殊有嫌疑。慶王奕劻與李鴻章授命爲和議全權大臣。外人直指主犯，務在必得，其意固在孝欽。幸外交當局，極力求

免，各國始讓後一步。卒僅懲誅端王載漪以次而止。翌年，乘輿北還，母子之間，以曾經患難，且處處受外人之無形監視。於是芥蒂雖存，形跡稍睦。光緒帝之地位既固，亦漸握政權之一部分矣。此獲罪於帝之榮祿益惴惴不自安。惟恐西宮一朝溘逝，縱帝不念舊惡，而滿朝之士，側目忤視者正多，必有從而進讒者。不測之禍，詎能倖逃，於是再叩其計於李蓮英。李蓮英曰：「中堂之意，曩曾向老佛言之。老佛爺他顧而不答，聖意所在，不言而喻。吾意本年萬壽，中堂可飾令嬪入宮朝賀，老佛必詢及，吾當相機進言。」榮唯唯，稱謝不置。及期，果盛妝飾女入宮，女雖心有不願，以父命，乃姑從之。女固齒牙伶俐，朝賀陳對之間，頗嫻禮制。孝欽大爲稱許，問以已否許字？女對曰：「未得老佛爺聖旨，臣女之父，未敢擅專。」蓋清制，親

貴之子女，已成年者，可由太后或皇后指婚。但對於大臣，則並無此嚴格之限制。若榮祿之女，本不必俟孝欽之命。故女之奏對語，乃藉此博孝欽歡心，且由此以探孝欽之意耳。

女退後，孝欽偶與蓮英談及，詢王族誰家有佳子弟？蓮英乘間進言曰：「榮中堂本託奴才求老佛爺指婚，奴才因老佛爺一日萬歲，未敢率奏。今承聖諭，竊意八王爺之子載灃聰雋瀟灑，聞尙未聯姻。如老佛爺爲之指婚，則雨露之賜，雙方皆當感激涕零。」所謂八王爺者，卽光緒帝生父醇賢親王奕譞也。孝欽哦然曰：「善哉善哉，奕譞有子，顧吾見奕訢之（恭忠親王）孫，亦復頭角嶄然。」蓮英昧孝欽語，知於載灃有微辭。蓋光緒帝與載灃爲同胞所生，后不嫌於光緒帝，故有奕譞有子之語。語中實含

有刺，乃奏對曰：「老佛爺謂六王爺之孫溥偉乎？是誠佳子弟，惜年齡與榮中堂之女，相去太小耳！」孝欽無語。蓮英又曰：榮祿功在國家，三奸之獄（卽肅順，及鄭親王端華，怡親王載垣）迎駕回蹕，保衛神京，尤著勛勞。而皇上常露不慊之意，似非所以保全勛臣之道……」孝欽不待其言畢，卽止之曰：「老奴毋絮絮！吾已知若之意，可告榮祿。由吾指配載灃，以敦兩家之睦誼。」蓮英爲之謝恩，於是婚事遂定。蓮英出告榮祿，榮祿大喜，亦率女入宮謝恩。載灃固未必願從，且意中固有人在，然以事出太后之命，何敢道一不字。締婚未久，乃成大禮。榮祿之女，遂爲小醇王福晉。（時奕譞已故，載灃承襲王爵）聞榮祿爲此事，先後賄李蓮英之金，多至數十萬云。

第四章 溥儀入宮

奕訢奕譞等，皆與咸豐帝爲同胞昆季。咸豐帝僅生一子，卽西太后那拉氏所生之同治帝也。同治帝無後，當御崩之前，王公大臣大半主張立長那拉氏獨排衆議，迎奕譞之長子載湉爲嗣，是卽光緒帝。以弟承兄，名本不正，實以拉那氏利用冲人，欲把持朝政，故不惜倒行逆施以處之。當光緒帝入宮之時，不過三齡襁褓兒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矣。其後光緒帝又無所出，乃迎立端親王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儲。庚子事起，載漪爲首事之人，附逆有據，清廷逼於洋兵，不得已，犧牲懿親，貶爲庶人。於是大阿哥，（滿人對皇太子之稱，）溥儀，因父子之關係，貶出東宮。自後孝欽卽不再立皇儲。雖當時屢有人建議，以光緒帝多病，宜早立大統，以安人心。並

有擬議及於小恭王溥偉及固山貝子溥倫者，俱與爲孝欽所採納，蓋孝欽爲攬權計，雅不欲迎立長君也。

光緒三十四年，帝病日亟，羣臣復申前請，后環顧近支親屬之中，惟小醇王之子溥儀年齡最稚，甫及三歲，正與光緒帝入宮之年相同。溥儀者，卽小醇王正福晉所生也。羣臣見太后之意如此，大家抱「此朕家事與先生何干」（明成祖對方孝孺語）之見，無一爭抗者。於是溥儀入承大統之局，遂內定矣。

光緒帝大漸之前一日，下正式上諭，召溥儀入宮教養。其明日，而大行皇帝（清制，帝后新喪，而尙未上尊諡廟號者，稱大行）賓天之遺詔下矣。其詔意仍根據光緒帝繼承時之諭旨，以溥儀兼同光兩帝之祧，聞詔文

爲張南皮手筆。至時溥儀遂登大寶，尊孝欽后爲太皇太后。乃又一日，而大行太皇太后之哀詔亦下。蓋那拉氏亦以病逝，遺詔令載灃秉承皇太后懿旨，（德宗后孝定）以攝政王名義監國。俟嗣皇帝成年之後，卽行歸政。於是載灃權重一時，爲睿親王多爾袞後之第一人。孝定固無才能，載灃不啻爲實際上之皇帝。終清之世，僅多爾袞與載灃兩攝政王耳。今按母以子貴，妻以夫貴之例。宣統帝之生母，遂有當代第一貴人之稱。其煊赫殆可知矣。

第五章 東安市場之豔跡

福晉之指配於小醇王也，完全爲勢力之驅策，本無所謂愛情。故恆鬱鬱不得志，形式上雖貴爲天子之生母，而精神上之痛苦，殆有難言之者。每

當春花秋月，則益愀然不樂。左右婢媼見其狀，謀所以娛之者，於是導爲種種之遊戲。當福晉在相邸之日，事事習於放縱，自由風味，良多樂趣，乃自爲人婦，因地位之高崇，四圍情形，束縛異常，遂覺意趣索然，如鸚鵡之居樊籠矣。

東安市場者，北京最大之市場也。市場之制，都下由來已久，聚百業於一區，分肆設攤，以爲營業。自日內衣食之需，以及玩藝遊戲之屬，無乎不備。東安市場在王府井大街，醇王府則居後門外之十刹海旁。兩地相距，可二三里遙，以都市之廣漠，此二三里程許，視之實爲至邇。市場中之吉祥園，爲著名之戲館。凡供奉內廷之老伶工，大半曾奏藝於此。有武生楊某者，極負盛名，亦吉祥園之藝員。先是王邸每逢喜慶（京俗，雖非正壽，亦